

中國方志叢書·第一五九號

據清道光十七年刊本修影印

貴州永寧州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臺一版

永寧縣志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二四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新高美印製有限公司
三重市長興街九十三號

有所權版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繩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兑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巍巍，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為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為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競競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為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頽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為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兑之出版方志考稿，該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科，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潤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瑚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四）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嘉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鶴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敍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學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 (14) 少數民族如苗、猺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敍一敍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可避免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澈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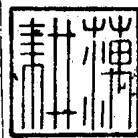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永寧舊無志乾隆閒學博謝君廷薰草創成書旋毀於兵燹閱今又數十載州牧會稽黃君乃卒成之於序可謂難矣難而卒能成之可謂知所務矣顧亦思州何為而有志也哉土地廣矣孰高孰下旱潦應如何畜洩孰腴孰瘠賦役應如何均平或居衡或居僻防守應如何扼要或多山或多水物土應如何適宜則非志莫悉也人民衆矣勁靡異性孰宜剛克孰宜柔克華樸異俗孰宜示儉孰宜示禮某多鬥訟當束之以禮讓某多佚遊當導之以勤力則亦非志莫悉也既周知其土地又熟察其人

於是而政事乃有所措矣然而道與時為變通法隨世以輕重則建置之沿革前賢之擘畫學額之增減物力之登耗習尚之淳漓人材之升降上下數百年間皆須目營而心識之則亦非志莫悉也然則志可無作哉而亦豈可徒作哉今黃君既調

黃平而猶汲汲為此則必不僅為紙上之談而余且將證其境內之象矣黃君勉乎哉

道光丁酉六月望前三日善化賀長齡序



新修永寧州志序

州有志所以志一州之事實質於今而傳
於後可以起化維風所關甚鉅也永寧向
無志乾隆壬辰秋學博謝君廷薰始纂輯
至丙申秋告成凡十卷署州牧王司馬潤
書紳士朱紹吳擢田永蕃等議刊未果後
經南籠逆苗蔓延城被困書遂散失迄今
又六十年矣夫自元代設州以來事歷三
朝歲逾五百凡建置沿革制度典章以及
風俗之變易人文之盛衰吏治之興廢物
產之盈虛莫不因地制宜隨時損益苟傳
聞失實紀載無徵其何以詳覈源流考究
得失俾後之人觀感而興起哉乙未首夏
余奉

命牧斯土甫下車欲知是邦之故實索州乘不
可得於是囑學博任君清彥孝廉修君武
可得於是囑學博任君清彥孝廉修君武

謨求謝君之所為志闕數月任君瓜代返
省訪於謝君之六子庠生名激者得數卷
修君武謨復於安南楊君嗣煊處得數卷
然皆抄本殘缺不全若不急為修葺將併
此殘缺不全者久而愈不可得矣豈非司
牧者之過哉余不敢以學問謾陋自辭爰
於公餘之暇檢閱謝志正其謬芟其繁增
益其所無而又考之通志以求其全采之
舊牘以核其實其有不合者則又廣為諮詢
折衷焉以歸於至當凡十有一月而藁
成為綱十有二為目六十五要皆質而不
文敍而不斷疑者闕之濫者默之可儀型
者錄之足鑒戒者載之務愞於人心之公
而不失乎記事之旨以為一州之信史是
則余之可告無過於斯土者也是為序
道光十六年歲次丙申秋七月貴州安順

府永寧州知州會稽黃培杰撰



舊志序

謝庭薰

朱紫陽蒞官所在輒搜其志乘備一方之寶錄卽所以端一方之風化也薰幼時先君子俊公庭訓每舉當湖陸稼書先生之生平以開示業師蒲城原簡齋夫子安平陳定齋夫子皆切切課薰喻義而勿喻利爲已而勿爲人今再膺

簡命助教永庠仰蒙

大憲提撕一切品文物垂典章整綱常美風俗咸分寄於薰之擔負而不可一日弛孔子上下今古夏禮薰之揚之所以張國維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其志不同而志之指歸則同懸前鑒同激後進俾人人感發而興起在上霖雨蒼生在下羽儀鄉黨而人文資天心順地靈暢庶績咸熙於其間

永寧州志

首卷

十一

殷禮非不自能言之而猶屬望於杞宋文獻之足徵蓋雖聖人亦不能以聰明自用也壬辰夏薰時方借補查城訓導都中晤朱主政鍾麒詢知永舊無志薰喟然曰今

天子文治盛則天下文明大郡大邑皆有志也永何缺焉朱主政曰我永之人亦久欲修而特懼網羅之難詳難薰謬不畏難首於京摘錄一統志以爲根據仲冬踐任復覈元明史新舊省志黔記黔書續文獻通考與一切古籍誠不敢不乙夜搜討惟是查城甫

初關於達安其人其事之載在舊冊者甚屬寥苟非諸君子以永人譚永事先親切吐實各抒所見俾得所藉手薰豈能憑臆以撰耶且夫相臣之薦賢者盡一世英挺之梗概杞梓而選之造之所以樹國樑也史臣錄善者舉千古埋藏之忠孝節義而表之掌四方之志其志不同而志之指歸則同懸前鑒同激後進俾人人感發而興起在上霖雨蒼生在下羽儀鄉黨而人文資天心順地靈暢庶績咸熙於其間然則今日卽永之所宜志者還以志乎永政不徒博綜故實會萃案牘已也正學李君肇基舊相善每互勉以整頓庠序之義自時厥後薰一一同請裁於州長申公贊皇任公鎮及蕭公梅年善公泰皆先後指南而統於司馬王公潤折衷完稿詳呈大憲鑒定是舉也第是先父先師誨薰遺意而深賴王公成之也其在古聖賢豈敢謂竊比毫釐以上副朝廷陶鑄邊方大憲承流宣布之萬一顧薰勉執簡以查城人之耳目爲耳目而薰之耳目不敢有所偏執

以查城人之思慮爲思慮而薰之思慮不敢有所專
欲庶幾一筆一削或不背於公是公非若夫觀文而
化成則查城人之不甘自外於

同文盛世也 薰曾何方之有

世祖章皇帝訓士臥碑文

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備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於後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爲者子旣讀書明禮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於危亡
一生員立志當學爲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永寧州志 首卷 臥碑文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爲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省
一生員不可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至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門不可輕入卽有切已之事只許家、代告不許干與他人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行訟

一為學當尊先師之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

容再問毋妄行辨難爲師亦當盡心教訓勿致怠惰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謹案臥碑八條於順治九年

題准刊置明倫堂之左各官到任及學使按臨於祇謁先師之日教官率生員貢監等詣明倫堂行三跪九叩禮教官恭捧宣讀令生監等拱聽若無故規避不到前行

永寧州志 首卷 臥碑文

學戒飭有唆訟抗糧緣事會經戒飭者則令階下跪聽以示懲戒典至重禮至嚴也恭繹教條首之孝以植其次之忠清以大其用又次之忠厚正直以居心爲讀書之本以出仕爲讀書之用而申戒於害人殺身則又卽前兩條之意而諄切訓勵使皆爲有體有用粹然循良之學也其後五條則於交結官長出入衙門干預詞訟以及違制陳言把持官府武斷鄉曲不啻三致意焉而其要尤在愛身忍性四字士之一身所繫綦重必知愛而後能忍必能忍而後克全其愛至於出入衙門干

預詞訟把持官府武斷鄉曲則尤不自愛之甚而皆起於不能忍之一念故教條於此尤反覆勸戒而揭其要於愛身忍性使知所以檢飭之方也卽第六條之尊敬先生亦欲嚴憚以成其德使循循規矩之中而無敢恣敬師卽以敬身也所以然者

朝廷莫急於求賢而人材必出於學校求士必先養士養士則必重士尤必使士皆知自重而後其出也有以爲夫士旣廁身譽序爲一方之望矣果其敦行修飭式化鄉間則其爲益於官若民也甚鉅苟或恃符妄作恣意冥行則其爲害於官若民也亦甚鉅待之優期之厚則防之不得不嚴戒之不得不切也本部院亦學中人耳幼承父師之訓尺寸不敢踰越爲諸生時足跡不入公庭曾不知喙訟抗糧爲何事幸竊科名忝塵侍從重叨恩命待罪封圻自顧軫庸媿無以楷式多士念多士皆吾同胞類慮或稍不自檢致詭羞辱則多士之玷卽本部院之玷謹將臥碑八條細加闡繹廣爲刊布俾資警省無蹈愆尤爲問諸生在家果能孝於親乎出而從政果能忠蓋潔清如書史所載乎利國愛民之事果皆留意講求

爲大悖臥碑之訓甚非所以愛之也本部院念斯文之一脈斷不肯倚勢推折亦不敢曲法姑容爾多士其各自遠恥辱毋使士林減色也倘竟怙過不悛仍然出入衙門干預詞訟把持官府武斷鄉曲則是明知故犯自干咎戾多士旣不自愛本部院亦安能姑息爾而不執法從事乎本部院現已移明

學臺並飭行司道府廳州縣凡廩貢生監必須恪遵
聖訓只許家人抱呈代告不准徑自出頭旣以禮重士子並免
特符頂撞與官抵牾致激事端如有不遵

聖訓出頭呈控則其平日必非安分之徒卽事應准理亦當行

學戒飭仍將所控之事摘由存記凡廩貢生監被人控告及不干己事挺身插訟並於他人詞訟列名作證混

淆是非者該府廳州縣分爲三項開具案由按季造冊詳送

學臺存案並請凡遇歲科兩試及貢監錄遺時於衡文之餘兼查此冊以定去取非欲刻繩爾多士正以王成爾多士使無卽罪戾也該教官其悉意勸導嚴加約束爾多士尤宜勉自珍重補品績學處則爲端士出則爲

良臣以無負
聖朝作育至意是則本部院所厚望也爾多士其敬聽之毋忽

貴州巡撫臣賀長齡恭繹

恭維

世祖章皇帝訓士臥碑文八條頒布海內諄切告誠勉爾多士者至矣盡矣茲蒙

耦庚中丞細加闡繹特將刊本頒發來永伏讀之下前二條申明有體有用之學後五條揭出愛身忍性之要而復戒之以好訟勉之以植品所以王成爾多士使無卽罪戾者意良厚焉本州謹遵

憲頒原文廣爲刊布爾多士務宜身體力行勉自珍重庶幾處爲端士出爲良臣以無負

聖朝作育至意而我

申丞栽培訓誨之恩亦可仰酬於萬一是則司牧所厚望也

道光十六年十一月

永寧州知州黃培杰謹跋

高宗純皇帝訓飭士子文

士爲四民之首而太學者教化所先四方於是觀型焉比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以師儒舉古人之成法規條亦旣詳備矣獨是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重難返士子所爲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不志於聖賢之道不知國家以經義取士使多士由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正欲使之爲聖賢之徒而豈沾沾焉文藝之末哉朱子同安縣諭學者云學以爲已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

永州志 卷首

七

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於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爲苟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子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火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不能者矣觀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夫爲已二字乃人聖之門知爲已

則所讀之書一一有益於身心而日用事物之間存養省察間然自修世俗之紛華靡麗無足動念何患詞章聲譽之能奪志哉况卽爲科舉亦無礙於聖賢之學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也朱子此言卽是科舉中爲已之學誠能爲已則四書五經皆聖賢之精蘊體而行之爲聖賢而有餘不能爲已則雖舉經義治事而督課之亦糟粕陳

永州志 卷首

九

言無裨實用浮僞與時文等耳故學者莫先於辨志志於爲己者聖賢之徒也志於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國家養育人才將用以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而固於積習不能奮然求至於聖賢豈不謬哉朕膺君師之任有厚望於諸生適讀朱子書見其言切中士習流弊故親切爲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學者知所以學

敬維

高宗純皇帝訓飭士子文於乾隆五年勅石太學嗣復通行各省令教官朔望宣講所以指示學者俾知先

辨厥志而專力於爲已用意至深垂訓至切乃迄今積習仍未大變則以科舉奪其志也於虧弗思甚矣請就朱子非科舉累人人累科舉之言而申論之

國家以科舉取士士安得不由科舉進顧亦思設科之意何爲也恭讀

訓蓋欲使多士由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爲聖賢之徒

非沾沾文藝之末然則科舉所以造士何能累人哉卽以文藝論亦必有聖賢爲已之學乃能質有

其文藝進於道自來名臣碩儒其所著作無不卓然成家卽單詞片言亦往往流傳不朽其根柢盛也夫心乎爲已則所讀之書體認親切油然有以自樂無適而非身心之業卽無適而非舉子業也出而應舉則直抒所見得失不以紛其心理之明者識自卓心之定者氣自醇不求工於文藝而文藝無弗工不求得於科舉而科舉無弗得所謂學也祿在其中自古及今未之有易無他治身心之業與業科舉原不分兩事也自俗儒舍身心之業而

業科舉於是判然爲二科艮泊爲身心病矣王陽明云譬之治家學聖賢者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有享終身用之無窮也學舉業者專以假貸爲功效請客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來雖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婁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者也陽明此譬卽朱子非科舉累人人累科舉之意蓋汲汲科舉不但科舉不能得全所學亦歸烏有卽幸而弋獲而趨向不端挾持無具適足爲科名差轉不如不得之爲愈則何如勉爲聖賢之學有無不得科舉之理卽令不得而品粹學醇夫固有以自得也何去何從可無早計恐多士之囿於智也故恭繹

聖訓之意而推闡之多士其知所辨志哉臣賀長齡恭繹

永寧州志卷首

御書樓在關索嶺頂上樓下為入滇大道樓中敬懸
聖祖仁皇帝御書滇黔鎖鑰匾額上有

璽章文曰

康熙御筆之寶

永寧縣志

首卷四

御書樓

十一

永寧州志

首卷四

十一

